

41946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41
200030 2206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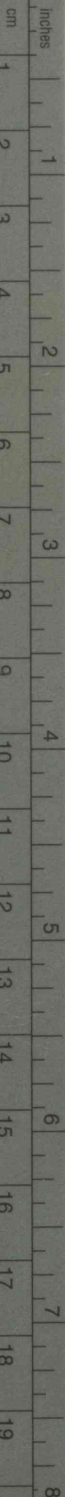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Shi15
資料室



訂新漢文精選

鹽谷溫編

卷二



日本書紀
卷之六
交遊古訓

新編

新編
文獻選

乃美中
三之松
千七百五十九
孫の池子

資料室

375.9
Sh45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
 中國語文教科書
 文部省檢定

文學博士 鹽谷 溫 編

新訂 漢文精選

東京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

新訂 漢文精選卷二 目次

一	皇子澄官蹟(孝經)	日下	一
二	孝經鈔(陳覽)	野井	二
三	進學齋	野井	三
四	青野懷古	野井	五
五	楠木左衛門尉警塚碑	森田	五
六	原田龜太郎遺像記	森田	八
七	格書	森田	一〇
八	阿闍掃部	大須	一〇
九	十八史略鈔一	曾先	一三
十	管晏相濟	曾先	一三
十一	貧交行	曾先	一五

二 題長安主人壁	張	帽	一五
三 燕語			
三 咬菜軒 <small>(練習)</small>	中	村	和
四 吳越興亡	曾	先	之
五 豫讓報仇	曾	先	之
六 柳觀 <small>(練習)</small>	顧		藥
七 蘇秦合從	曾	先	之
八 張儀連衡	曾	先	之
九 稻葉一徹 <small>(練習)</small>	大	朝	清
十 左邊至 <small>(練習)</small> 藍關示姪孫湘	韓		愈
三 北條相州論	豐	谷	誠
三 蒙古來	顧		衰
三 元寇 <small>(練習)</small>	顧		衰

二 記沖島廻遊事	豐	谷	時	敬	三五
三 格言					三九
三 泊天草洋	顧			藥	四〇
七 廣瀨中佐傳一	土	屋		弘	四一
六 廣瀨中佐傳二					四二
元 旅順表忠塔記	豐	谷	時	敬	四六
十八 史略鈔二					
三 廉頗藺相如一	曾	先		之	五〇
三 廉頗藺相如二					五三
三 題藺相如奉璧圖 <small>(練習)</small>	安	井		衡	五五
三 藺相如論	村	上	珍	休	五五
三 孟嘗君好客	曾	先		之	五八
三 毛遂自薦	曾	先		之	六〇

吳 燕丹圖 秦	曾 先 之 六三
毛 易水送別	鄭 賓 王 六五
吳 句 法	六五
完 緣心膽論	中 村 和 六六
四 記與小川三平話	豐 谷 世 弘 七〇
四 燕 語	七二
四 山鹿素行傳	豐 谷 誠 七三
四 中朝事實自序(附覽)	山 鹿 高 興 七八
四 烈士喜劍碑	林 長 孺 七九
四 泉岳寺	飯 井 華 八三
四 日本刀	大 島 圭 介 八三
四 陪游笠置山記一	齋 藤 正 謙 八四
四 陪游笠置山記二	八八

十八史略鈔三

四 趙普論語	曾 先 之 九一
吾 胡銓封事	曾 先 之 九二
五 題西湖圖	金 圭 亮 九四
五 示兒	陸 游 九四
五 岳飛精忠	曾 先 之 九五
四 文天祥勤王一	曾 先 之 九七
四 文天祥勤王二	一〇一
吳 厓山之戰	曾 先 之 一〇四
毛 文天祥不屈	曾 先 之 一〇七
吳 初到建寧賦詩(並序)	謝 枋 得 一〇九
完 鹽谷士健加冠祝辭	星 野 恒 一一〇
四 吉田松陰一	岡 千 仞 一一四

六	吉田松陰二		一一七
空	士規七則	吉田	一二〇
空	橋本景岳墓表一	重野	一二四
空	橋本景岳墓表二		一二六
空	孔子略傳	那珂	一三一
空	論語鈔一	通世	一三三



新訂 漢文精選 卷二

文學博士 鹽谷 温編

日下寬、下總ノ人
白水ト號ス

一 皇子澄宮讀孝經 日下 寬

孝謙天皇朝詔天下曰古者治國安民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於此。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百姓有孝行著聞者。所由長官錄名薦之。其有不孝不恭不友不順者。配陸奧。桃生。出羽。小勝。以清風俗。國家典例若此。歷朝遵行。以垂模範。

清政

一 皇子澄宮讀孝經

德兆、一殿國民ヲ
イフ

明治維新、百度倣歐制、舊禮古格、變更殆盡、人心
危險、風俗頹敗、至今日極矣。皇后宮深憂之、近課
考經於皇子澄宮、命侍從某進講、次及論語云、不
獨皇家之慶、實億兆之訓也。

典例、進行、頹敗、莫先於此、不獨皇家之慶、

二 孝經鈔 (練習)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故上下能相親也。

將順、タケレタガ
フ

三 進學諭

柴野邦彦

柴野邦彦、讃岐ノ
人、栗山ト號ス
幕府ノ儒官
三月二十二日、安
永三年
西山吉峰、善峰寺
ニレテ、小鹽山
ノ上ニ在リ、千
手觀音菩薩ノ木
像ヲ安置ス
啓龕、開帳ノコト

風若雲月
是香爰

栗山筆蹟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
風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峰大士像、啓龕、都人士女
相將行香、輿者、騎者、
步者、負者、抱者、絡繹
載路、吾以獨行、心孤
漫與路人問語、相勞、

乞火吹煙、分果醫渴、行相詼謔、以自慰、但予以前
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與近郊游人、差池道遙、與
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如此數人之後、顧初與

差池、音レチ、齊
レカラヤル觀
及、與ニ同シ

杏、音エウ、ハル
カ速キコト
較、較二同

便旋、徘徊ノ義
一説二滯スルコト

言者、既在數里之後、不復可辨眉目也。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杏不見影響也。吾思與嚮數人舉足進歩、較之一步之間、其所爭、雖多不能以寸。惟積數分之多、漸進而先也。初其數十百步之相前後、亦便旋佇立之頃、猶可一蹶而及焉。半日後、非復一蹶之可庶幾矣。如此而至乎十日之後、則雖有輕車駿馬、將無所可企望也。我羸弱難於步、而彼非皆老幼婦女也。然而吾所以能漸先彼而進者何也。此無他、彼之所期、在十數里之內矣。故其心怠也。吾之所期、在數百里之外矣。故其心勤也。我於

是曉學之方焉。請諸君期於數百里之外、而無忽一步之功也。可。

風日和煦。啓龜。便旋佇立。羸弱。

四 芳野懷古 藤井 啓

古陵松柏吼天颺。山寺尋春春寂寥。

眉雪老僧時輟帚。落花深處說南朝。

五 楠木左衛門尉誓塚碑 森田 益

正平三年正月、車駕在芳野。賊將高師直、大舉來寇。楠木左衛門尉與其族黨百四十三人、詣行宮、陛辭畢、拜訣後、醍醐天皇陵、入如意輪寺、截誓題。

森田益、大和五條ノ儒者、節齋ト號ス
正平、後村上天皇ノ年號

藤井啓、攝津高槻藩士、竹外ト號ス
颺、音ヘツ、大風トイフ

乙丑、慶應元年

談山、多武峰二同
リ、奈良縣ニ在

藤公、藤原鎌足

藤公、藤原鎌足
忠臣ヲイフ

大慙、音ダイタイ
大慙人ヲイフ

姓名於壁然後進戰不克皆死之。今茲乙丑秋益自備中歸鄉將登談山遂游芳山會津田正臣欲建石以表公誓塚來請文益益曰余且游二山子姑待之已而登談山詣大織冠藤公廟規模宏敞殿宇壯麗使人起敬及登芳山首問其所謂瘞誓處在蔓艸寒煙中過者或不知也於是益低回不能去潛然淚下曰公與藤公皆皇朝之蓋臣也藤公斃大慙於一擊回天日於將墜位極人臣子孫蔓衍廟食百世公則討賊不克以身殉難南風不競宗族殆盡今欲求其遺跡而不可遽得嗚呼何

彪炳、音ヒョウヘイ
アキラカナルコト

綱常、三綱、君臣、父子、夫婦、聞、道、五常、仁、義、禮、智、信

宵旰、宵衣旰食、政務ニ多忙ナルコト



藤公行正不備

其幸不幸之異也。已而拭淚以為其幸不幸雖異其功未嘗不同也。夫藤公回天之績偉矣。然比之公父子之大節彪炳與日月並懸存綱常於無窮者未知其孰愈也。益既歸正臣復來促乃舉前言告之且曰方今夷狄猖獗九重宵旰士效力國家之秋也事成則為藤公廟食百世不成則為公死節垂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平日之至願乎。正臣躍然起曰是可以表公誓塚矣。遂書以與之。

正臣字仲相稱監物世仕紀藩楠木中將十八世之裔云。

大慙。猖獗。彪炳。蓋臣。南風不競。回天之偉績。

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鼓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踵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恥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賴襄)

六 原田龜太郎遺像記 森 田 益

門人原田龜太郎被刑之後數十日其父市十郎翁持遺像及獄中書來曰我兒亡矣願先生因此

去年八月、文久三年八月、中山忠義兵ヲ大和五條二舉ケ、天誅組ト稱ス

書記此像。余展像觀之。容貌逼真。意氣可想。乃使翁讀其書。正席聽之。翁讀曰。二月某日。不肖子龜泣血頓首再拜。奉書大人膝下。去年八月。中山侍從之舉義兵於大和也。龜亦與焉。戰敗。龜等數十人就囚。繫京獄。被刑者數人。龜亦自必死。夫人誰不蒙父母之恩。而如龜尤深。今未能報萬分之一。反遺父母憂。不孝之罪。其謂之何。翁至此。飲泣不能讀。余亦泣。已而又讀曰。雖然。龜之死爲義。非徒死也。請恕其罪。弟妹友愛。代龜孝養。是祈。龜泣血頓首再拜。節齋子曰。大和之舉。余未知其合義。

元治、孝明天皇ノ
年號
甲子、元年ニテ
ル

與否。姑書之爲遺像記、以待天下後世定論焉。元
治紀元甲子秋九月。

飲泣、泣血、定論、繫京獄被刑、孝養是祈、
人誰不蒙父母之恩——人莫不蒙父母之恩。

七 格 言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後漢書)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戰國策)

八 阿閉掃部

大 槻 清 崇

秀康、徳川家康ノ
第二子
撰甲禮、ヨロヒノ
着初

越前侯秀康、聞阿閉掃部爲勳閥之士、以重祿聘
之。伯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爲其子行撰甲禮、乃

賤嶽、滋賀縣伊香
郡ニ在リ
余吾湖、同郡ニ在
リ
鑑、クツツ

請掃部爲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
撰甲之初、願子語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
吾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
武風最可觀者矣。賤嶽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浴
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鑣接之、則曰、朝
來所殪、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
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
曰、請俟之須臾。我槍蟻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
可以戰矣。於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
曰、可恨、槍鋒難辨、請期他日矣。子爲誰。身是青木

結髮、元服ノコト

契闊、無沙汰ヲイ

好、出物

桓桓、勇マレキ貌

口食之餽、饗應ノ儀式

新兵也。後日相見、我聞誓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話、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子亦不記乎。爾時與君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掌曰、契闊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舉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此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閒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

■ 寧靜子曰、當時士風、桓桓如此。尚武之俗、可想耳。今日、武弁之家、生男、則口食之儀、著袴之式、盛張伎樂、請客極歡者、家家皆是。而振甲之禮、則寥寥罕聞。嗟乎、亦可以觀世變矣夫。

(大觀清惠)

十八史略鈔一

九 管晏相齊

曾 先 之

曾先之、字ハ從野
元ノ人、十八史
略ヲ著ス
五霸、齊ノ桓公・
晉ノ文公・宋ノ
襄公・秦ノ穆公・
楚ノ莊王

齊太公望、呂尚之所封也。後世至桓公、霸諸侯。五霸者、桓公為始。名小白。兄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子糾奔魯、管仲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襄公為弟無知所弒、無知亦為人所殺。齊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亦發兵送糾。管仲嘗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先至齊而立。鮑叔牙薦管仲為政。公置怨而用之。仲名夷吾。嘗與鮑叔買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仲貧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

帶鉤、オビガネ

置怨、怨ヲスヲオ

九合、九八詳ニ通
ズ、聚ナリ
匡、正ナリ
仲父、父ハ敬稱ナ
リ

豆、祭器、物ヲ盛
ルニ用フ

舉、火、活計ヲ立ツ

簞、車上ニ立テ雨
ヲ禦ヤ日ヲ蔽フ

擗、自得ノ貌

嘗、常ニ通ズ

時有利不利也。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爲怯。知仲
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謀。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

自桓公八世至景公。有晏子者，事之。名嬰，字平仲。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
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晏子出，其御之
妻從門閒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
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
志，嘗有以自下。子爲人僕御，自以爲足，妾是以求

去也。御者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
大夫。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不以賜左右侍者。曰：君亦不仁
者矣。昭侯曰：明主愛一頓一笑，嘖有爲嘖者，笑有爲笑者。今袴
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曾先之）

一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

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二 題長安主人壁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
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張翥、唐ノ玄宗朝
ノ詩人
悠悠行路心、棄テ
テ願ミザル意

杜甫、字ハ子美、
少陵ト號ス、唐
ノ大詩人
紛紛、多キ貌

嘖、顔ヲレカムル
コト

二 熟語

敵愾。膺懲。干城。齟齬。廟議。收民。避三舍。遠東之豕。柱石之臣。文恬武熙。

一三 咬菜軒

中村和

板倉重矩種菜于園中有客手摘以薦之扁其廬曰咬菜軒及貴或謂之曰昔者君居散官其咬菜固也今為老中而猶咬菜恐來識者之譏重矩曰大抵人情位高祿多則忘貧賤時驕溢以及其身者往往有之余不肖聊以是為知足之警耳

汪信民嘗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小書）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小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

汪信民、名八章、宋ノ人

一四 吳越興亡

曾光之

吳、地屬二都入、今ノ江蘇蘇常道吳縣、楚ノ都城、今ノ湖北荆南道江陵縣、越、會稽二都入、今ノ浙江會稽道紹興縣

吳王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讎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身為臣妻為妾子胥言不可大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句踐反國懸膽於坐臥即仰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太宰嚭譖子胥恥謀不用

女、汝ナリ大夫ハ官名、種ハ名、姓ハ文、字ハ子倉

屬鏤、劍ノ名

楨、梓ナリ、棺ヲ作ル材、

材、棺材、楨ノ材トナル楨ニハ吳ハ亡ビントノ意、

鷓鴣、馬ノ革ノ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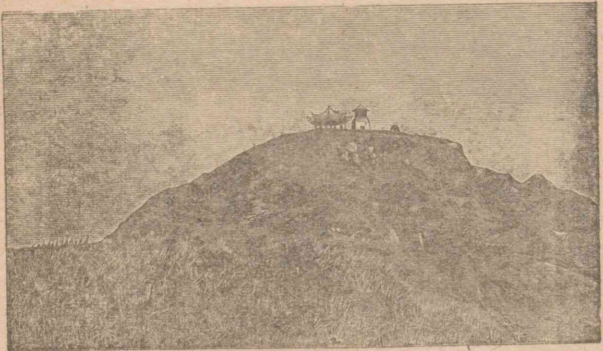
帳冒、面ヲ覆フ布

長頸鳥喙、殘忍ノ相ナリ

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楨。楨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鸕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伐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為帳冒，乃死。

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譏種且作亂。賜劍死。范蠡裝其輕寶

珠玉，與私從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鸕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



越王墓

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閒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貲累鉅萬。魯人倚頓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特，乃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閒，貲擬

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倚頓。

特、音ツ、牛馬ノ乳

猗氏、縣名

一五 豫讓報仇

曾先之

厥、狐ノ腋ニ白毛アリ、集メテ裘トナス、價最モ貴レ
鄂鄂、直言ノ貌
繭絲、皆斂ニ豫フ保障、惠政ニ豫フ損其戸數、民ノ賦稅ヲ輕クセンガ爲ナリ

三家、知韓魏三板、高サ二尺ヲ一板トイフ
龜、鞋ニ同シ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戸數。簡子謂其子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爲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爲襄子。知伯求地於韓、魏、皆與之。求於趙、不與。率韓、魏之甲、以攻趙。襄子出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襄子陰與韓、魏約、共敗知伯、滅知氏、而分其地。襄

飲器、饗器ヲイフ

范・中行、知・韓・魏・趙ヲ併セテ晉ノ六卿ト稱ス
委質、ソノ身ヲ委ネテ君ニ仕フルコト



豫讓殺身取義

子漆、知伯之頭、以爲飲器。知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之、子不爲報讎、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爲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舍

厲、音ライ、瀕ニ同シ
趙孟、趙氏世世趙孟ト稱ス、知氏世世知伯ト稱スルガ如シ

之。謹避而已。讓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之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

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一六 狗

說（練習）

類

裏



躡、音テキチヨク、アトレザリヌルコト

狗之為畜，善記其主。主之畜之，食不必潔，肉不必文綉。時投與骨，置之門牆之外，使守夜而已。而主來自外，則搖尾迎，雖昏黑未嘗失也。他人或牽而去，遠數十里，啗以美食，而狗悲號躡躡，不自安焉。自求其道而歸，望其舊主之門，則喜躍而入。嗚呼！人之不知義者，謂之狗彘，以相罵辱也。彼朝飽新田氏之祿，而暮候足利氏之幕者，使狗聞知之，肯食其餘邪？或者較其主之恩曰：「彼衆人遇我，此國士遇我，報各視之爾。」然如狗則未嘗曰：「彼衆人遇我，此國狗遇我也。」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莊子）

從、謀ナリ、南北ヲ謀トス、故ニ六國相合フヲ合謀トイフ
資、路費ヲ給與ス

雞口牛後、寧ロ小國ノ君トナルトモ、大國ノ臣トナルナカレトイフ意

輜重、衣物ヲ載スル車
死、兄ナリ

一七 蘇秦合從

曾先之

秦人恐喝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初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為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於是六國從合。蘇秦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因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至是。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

季子蘇秦ノ字、一説ニ小叔ヲ云フ
ア季子ト言フト

負郭、城外ノ地一頃、百畝ナリ

衡、楨ナリ、東西ヲ楨トナス、故ニ六國各々秦ト連和スルヲ連衡トイフ

一八 張儀連衡

曾先之

張儀魏人也。初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游楚。為楚相所辱。妻愠曰。嘻。使子不游說。何有此辱。儀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

激、先、先、儀、怒、
ラセ、秦、二、仕、
テ、趙、ヲ、苦、シ、メ、
ト、心、ヲ、起、サ、
セ、後、更、二、人、
遣、ハ、レ、テ、秦、
仕、フル、費用、ヲ、
ラ、レ、ム、儀、乃、
其、ノ、恩、ニ、感、
蘇、秦、ノ、事、業、ヲ、
害、セ、ザ、ル、ベ、キ、
明、言、セ、ル、ナ、リ

廣、表、東、西、ヲ、廣、
ト、云、フ、南、北、ヲ、
表、

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約從時、激儀使入秦。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秦去趙而從解。儀專為橫、連六國以事秦。秦惠王時、儀嘗以秦兵伐魏、得一邑、復以與魏。而欺魏、割地以謝秦、歸為秦相。已而出為魏相、實為秦也。後復歸相秦。惠王欲伐齊、患楚與齊從親。乃使張儀說楚懷王曰、「王閉關而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信之、使勇士北辱齊王。齊王大怒、而與秦合。楚使受地於秦。儀曰、「地從某至某、廣表六里。」懷王大怒、伐秦大敗。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懷王曰、「不願得地、願得」

張儀而甘心焉。秦王欲遣之、口不忍言。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之楚。又因厚賂用事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懷王中悔、追張儀不及。已而張儀復出相魏以卒。

一九 稻葉一徹(練習)

大槻 清 崇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茗齋、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

雲橫秦嶺家安在、雲擁藍關馬不前。

釋然、心ガトケル
茗齋、茶ノ湯ノ會

古津 待 對 白 前 後 卷 四

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分解，併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猶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二〇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我骨瘴江邊。

韓愈，字八退之，昌黎人。唐朝大文豪。一封，佛骨ヲ論スル上表。潮州，今ノ廣東潮陽縣。佛骨ヲ迎フ弊事，佛骨ヲ持スルコトヲ指ス。

鹽谷誠、實山ト號ス、世弘ノ弟、明治七年卒ス。

二一 北條相州論

鹽谷誠

弘安四年，蒙古寇西邊。朝廷命北條時宗討之。大敗之，筑紫海上。蒙古軍十萬，生還者僅三人。而說者謂：神明震怒，揚颶覆沒賊軍。使北條氏希世大功，為風伯陽侯所奪。而世之懦夫蒙士，知有鬼神而不知有士氣。猶或信是說，以為夷狄外患不足畏。可歎哉！夫神明果怒，宜挫之，以我兵威。不當假風伯陽侯之力，變幻行怪。如方士之為，縱令有颶風，亦是海上常事。敵海艤艦，一時焉為其所擊破。蓋其覆沒云者，我兵從而慶之耳。且夫時宗之功，

方士、方術ノ士ナリ

陽侯、海波ヲイフ

不在於麀賊而在於斬使。足利氏受朱明之封，勿論已。豐公威振海外而為一豎子所愚弄，不能責無禮以殺之。當時猛將謀士亦無敢開口。夫時宗何人也。以勢則微，以位則卑，而會非常之變，不動聲色而斷天下之大義。當其斬使之時，氣既吞蒙古十萬敵海之軍矣。何則？彼欲臣我而我卻其使，卻使而不已，復殺之，勢必至大舉入寇。而時宗講之詳矣。我之與彼鄰也，義可以敵，不可以屈。假令至用兵，我直而彼曲，直則壯，曲則餒。以壯士而當餒卒，一宜戰矣。波濤萬里，運糧不繼，不可以持久。

以不可持久之師，遠爭海外萬里之地。我則以逸待勞。二宜戰矣。孤軍遠涉，不諳地理。我以海為池，以山為城，據要害而防之，處形便而禦之，則主客



北條時宗

之勢存焉。三宜戰矣。夫此三者利既在我，行之以悍強勇決之氣，濟之以

堅甲利兵之威，以我之所得而擊彼之所失，以我之所長而攻彼之所短。決不使彼蹈我寸地也。於是乎斬其使，以振天下之士氣。士氣一振，而蒙古

神靈、鬼神ヲサス

振神、疾風ノ枯葉
ヲ拂フガ如キヲ
イフ

十萬之師、可徒手而擊殺矣。故曰、時宗之功、不在
于鏖賊、而在于斬使矣。吾嘗以謂國之士氣、猶人
之元氣、使元氣常充實、虎狼神靈不能敢近。此條
氏以詐力、竊兵馬之柄、忠信不足、以固結民心、名
位不足、以鎮壓天下。視之、足利豐臣二氏、不及遠
甚矣。然而能摧蒙古、如振枯者、彼特得士心。又隨
而鼓舞振厲之、能使其氣充實于海內。此其所以
成大功也。然則後之備外患者、亦唯在養我之元
氣而已矣。

風伯陽侯、虎狼神靈、以逸待勞、鼓舞振厲。

觀、字書ニ觀ノ訛
トナスモ、自ラ
別字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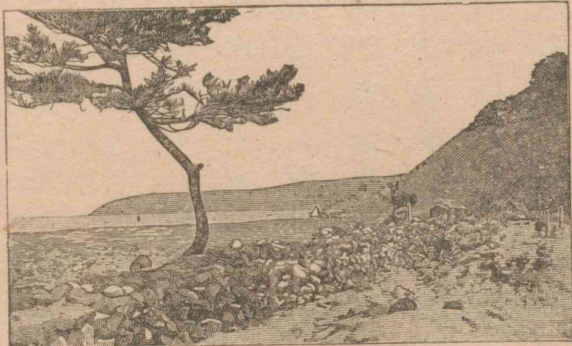
老寡婦、宋皇太后
楊氏ヲイフ

男兒國、日本ヲイ
フ

如、大ナルヲイ
フ

如山、勳カザルコ
ト山ノ如キヲイ
フ

三 蒙古來



元寇防靈遺址

防海將士入各力。
吾怖關東令如山。

筑海颯氣連、天黑、
蔽海而來者何賊。
蒙古來、來自此。
東西次第期吞食、
嚇得趙家老寡婦。
持此來擬男兒國。
相模太郎膽如甕。
蒙古來、吾不怖。
直前斫賊不許顧。

倒吾櫓。登虜艦。擒虜將。吾軍喊。
可恨東風一驅附大濤。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

二三 元寇(鎌倉)

頼

裏

漢・胡韓、支那・蒙古・高麗ノ兵
實政、北條實政
志賀島、福岡縣ノ海中ニ在リ
數、音コタ、弓ヲ張ル
玉冠者、玉ノ冠ヲ着ケタル人

弘安二年、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
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
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
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設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
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什橋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玉冠者。安
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津
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阻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
因奮擊、虜虜兵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
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二四 記沖島廻游事

鹽谷時敏

輪船、蒸氣船

吳、東南ノ方位

大津、神奈川縣浦
賀町二屬ノ
磯島、精須賀外港
ノ沖半里許ニ在

房之館山、距京東南水程四十餘里、駕輪船可半
日而到。其灣形如馬蹄、廣袤數里、南岬為洲崎、北
岬為大武崎。館山當灣之巽位、白沙青松、與碧波
映帶。西望富嶽於雲煙之表、箱根足柄、天城諸嶺、
綿延屏列其左右。洵為絕勝之地。有二島。近者曰
高島、遠曰沖島。館山東北為北條、又北為那古、那
古北條之間有邑曰八幡。此為高等養生之游泳
場。夏暇習游泳者聚焉。初卜地於相之大津、嘗長
游廻猿島。及去年夏移于此、又廻游沖島。土人噴

己亥、明治三十三年

繪畫、音リンレン
小波ノ動ク貌

換次、順次ノ意

鳥籠、音フエイ、カモ、カモノ

坦坦施施、平ナル貌
康莊、大道ナリ
翡翠跳、逆シマニ水ニ投メル型

噴傳爲美談。今茲己亥八月廿一日，再有沖島廻游之舉。余自京往會。是日天晴微風，細波淪漣。游者分爲雙行，皆被帽。有黑者，有白者，有紅者。豫具輕烟八隻，一導前，一殿後，餘往來游弋，備救急之用。部署既定，游者挨次投水。相戒勿踰次，勿離伍。頭頭相望，魚貫而進。側泳者如臥，豎游者如步，或伸臂如猿，或颺足如螿，如鳧鷖之浮，如龜鼈之嬉。坦坦施施，不異行。康莊之衢。余在殿船觀之，不堪伎癢。急脫衣，爲翡翠跳，下投。尾衆而游。晌午，到沖島之陰。衆漸疲飢。船中豫儲搏飯及果物，投而哺

之。其有餘力者，離隊先進，三三五五，不能復相合。

余與三人者，竟落後。比過高島之西角，風益作，波濤洶湧，簸蕩掀翻，忽如登山，忽如墜淵。加之潮水入自鼻孔，鹹苦刺喉，痛不可忍。手痺足軟，氣竭息促，努力奮進，僅得達岸。發自此條之西岸，著于八幡之濱，廻游水路凡三里。始於辰初，終於未中。初入水者三



沖島遠望

簸蕩掀翻、波ノ高キ貌

辰、午前八時
未、午後二時

杠、音コウ、小橋
馮河、カチワタリ
徒涉、二同

馮河之勇、血氣ノ
勇ライフ

十五人其能得達岸者僅及半云。客有難者曰。濟水有舟楫之便。有杠梁之安。何取乎馮河徒涉。且溺沒之慘。往往生於泅泳。何費生之不自重也。余解之曰。客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夫言舟杠之便安者。以有舟杠言也。一旦蹈無人之境。入未闢之野。逢川溪河湖。寧能待舟杠乎。夫鳥獸之性。雖不馴水。猶能自知泅游。今人渡波濤。則往往不免畏懼退怯。若或不然。徒誇馮河之勇。不察流勢之順逆。不詳水底之深淺。不審水性之冷溫。不測水力之強弱。驀然赴蹈。所以招溺沒之禍。皆坐不

厲、疾ナリ

氣餒、氣屬スルコト

唯唯、音キキ、承順ノ貌

講游泳之過也。且夫習游泳者。日炙潮浸。皮膚如銅鐵。筋骸緊束。風雨不能厲。寒暑不能侵。無有感冒染疫之憂。此又衛生之一端矣。不啻此也。國家四面環海。莫不賴舟楫之用。使海陸將士。皆不習水。則畏怖退怯。不戰而氣先餒。水術之所以不可不講。豈不較然明著乎。客唯唯而退。

廣表。噴噴。舟楫之便。杠梁之安。不堪伎癢。

二五 格言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語)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經)

オレソレ
ムコト

三格

言

三九

見んが辨ん

琴鏡、水カ天カサ
アカナラザルヲ
イフ

二六 泊天草洋
雲耶山耶吳耶越。水天髣髴青一髮。
萬里泊舟天草洋。煙橫篷窗日漸沒。
瞥見大魚波間跳。太白當船明似月。

阿彌嶺、鹿兒島縣
出水郡阿久根

阿彌嶺、鹿兒島縣
出水郡阿久根

阿彌嶺 門崎嶺
危礁亂立大海間。決曾西南不見山。鷗影低迷帆影沒。
水連天處是臺灣。

岡、大分縣直入郡
竹田町ノ別稱

嘗試、音シヤツレ
ココロム

試、音ダツシヤ
ク、驚キテ目ヲ
ミハル貌

二七 廣瀨中佐傳一 土屋弘

廣瀨中佐、名武夫。世仕岡藩。父曰重武。明治維新之際、以勳皇功著焉。中佐少有膽力。學於海軍兵學校、兼修柔術。業成、任海軍少尉。後進中佐。二十八年、命遊學露國。蓋留六年矣。一日、露將謂中佐曰、貴邦人體軀短小、恐非我敵。中佐笑曰、請嘗試之。幸擇力士三名當我。既立於上。三人進搏。搃之一掉皆倒。衆瞠若卷舌。事聞。露帝欲親覽其技。不得辭。於是、又令選膂力超衆者與之角。亦皆敗。帝深稱其勇武。侍從某進奏曰、渠非獨武力卓越、神

視圖、音テンケイ
探偵スルコト
船、音ケフ、ソリ
ノコト

識透明、析理精密、可謂傑士。後某欲妻以其女、固辭之。蓋有所深慮也。當是時、露人有併吞東亞諸邦之志。中佐夙察之。及辭露都、專意覘伺、遂駕輪車、越興安嶺、沿黑龍江。時方嚴冬、冰雪堅凝、寒威裂肌。所過數千里、山川形勢、關塞要害、莫不討窮。竊有所期於他日云。

二八 廣瀨中佐傳二

三十七年二月、征露之役興。中佐躍然起、曰、吾報效之時至矣。與同志士、淺聞艦長八代六郎海軍中佐有馬良橘、建議填塞旅順口。東鄉司令長官

咫、音レ、八十ヲ
咫トナス、咫尺
ハ近キ意



佐中瀨廣

浪激、四顧昏黑、不辨咫尺。乍認老鐵山燈臺、纔得進近、點電燈、標前程。突至港口。敵覺之、照以探海燈、海陸發砲拒之。丸如急霰。五船合勢冒進、各占位、自爆沈。中佐所駕、即報國號也。已移輕舸、

可之。乃艤五船、分乘死士七十七人、滿載巨石爆藥、而發。時二月二十四日午前二時也。風怒



長曹兵野杉

輕舸、ボートノコト

竿頭掛手中，以為標識。候救護艦來，轉乘而還。不
失一人。三月二十七日，午前三時三十分，再艤四
船，與死士六十五人，赴港口。蓋以前役封鎖功未
完也。此行，中佐坐福井號。部下，有兵曹長杉野孫
七。衆推膽勇，持在艙底執事。敵放水雷，船破。中佐
跳脫，與諸兵士入別艙。而不見杉野。三反搜索，不
得。潮水漸沒，甲板不可少留，乃去。歎息曰：「惜夫喪
我一勇士矣。」時敵砲叢射，折樞摧舷。巨彈俄奪中
佐而飛，舸上僅遺一片肉耳。後數日，杉野屍浮於
港口。實在我所沈福井號側。敵將以禮厚葬之云。

魯、音チヤウ、暢
二同シ、筆ノタ
ツコト

磅、音ハツハク
天地ニミチフサ
ガル意
武弁、武官ノコト

外史氏曰：吾聞中佐為人剛健勇決，兼富仁慈。平
生狎幼兒，欣欣相嬉娛。而怒則如夜叉。又有文才。
陣中寄親戚諸友書，明鬯詳悉，條理秩然。論者或
謂可充一部戰史。嘗著正氣歌，其中有言：「一氣磅
礴萬古存，七生人間報國恩。平生所養，可以見矣。
嗚呼，是豈尋常武弁所企及哉。」

一氣——正氣。浩然之氣。七生——七死。

釋 初我艦隊之守朝鮮海峽也，自波羅的艦隊發佛領印
度，杳不知所往者數日。士官等或疑以為，豈非出太平洋乎？非
過宗谷海峽乎？將非過津輕海峽乎？群疑紛然。獨東鄉大將默
而不言。戰後敵降將涅善加多夫與大將會，話次曰：「閣下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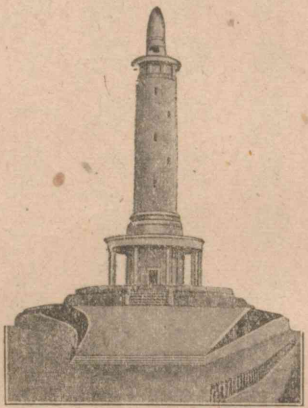
略固我所感歎不能措也。獨怪閣下何以豫知我艦隊必出對馬海峽。大將曰：公等艦隊種種流言，雖如示出津輕或宗谷海峽者，吾信公等必出對馬海峽。何者，如津輕宗谷，今時濃霧易起，非行大艦隊之地。吾知公等流言，即不過惑我耳。（松田百川）

二九 旅順表忠塔記 代作鹽谷時敏

明治三十七年，露國之難作。二月，我海軍襲旅順，艦隊轟破其數艦。尋用汽船數十隻，乘夜冒砲火，進港口，自爆沈以杜塞航路者，前後三次。又沈設水雷於港外，游弋偵邏，屢挫敵艦，遂封鎖海道，絕其接濟。八月，露艦十餘隻，圖脫出，我遂擊之，黃海。

遊弋、海上ヲ往來スルコト
接濟、交通ノ意

塔、遠ニ同シ



表忠塔

敵艦潰敗四散，其大半遁歸旅順，潛伏不復出。先是，第三軍從金州半島上陸，攘劍山敵，次陷四字形山、太白山及鳳凰山于大山，又取大小孤山、高崎山，四面進逼，包圍全成。於是遣使宣詔旨，令婦兒避難，並勸降，不應。全軍乃轟砲齊攻，艦隊自海上接之，強襲數晝夜，取盤龍山、東西二壘，而要塞守禦堅固，不可輒拔。更用正攻法，掘塹穿壕，雁行曲折，以漸逼壘下。九月，破龍眼水師營、海鼠山諸壘，十

月再大舉肉薄奪鉢卷山。瘡山一戶等壘。彼我對峙。益近接。當此時。北進軍既拔遼陽。克沙河。敵增派大兵。且令波羅的艦隊繼援旅順。攻略不得不急。十一月。三大舉進擊。劇戰十數日。遂拔爾靈山。瞰制港內。敵艦隊竟歸。勦滅。而海軍常出入風濤冰霧之間。蒙砲火。犯水雷。以續行封鎖。既而坑道作業成。東雞冠山。二龍山。松樹山。首壘相繼爆壞。至明年一月。望臺又陷。露軍不能復支。撤守出降。嗚呼。此險要拔矣。雖謂一賴於皇上之威靈。亦豈非將卒忠勇義烈。盡誠奉上之效乎。未幾奉天。日

本海。海陸連捷。和議卒成。顧旅順之役。自春涉冬。陣歿者。無慮二萬三千人。而某等躬從事。其間每追想當時。未嘗不慨然於懷也。茲與有志謀。建塔於白玉山頂。以表忠烈。於千載云爾。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海軍大將正三位大勳位功一級伯爵東鄉平八郎。陸軍大將從二位勳一等功一級伯爵乃木希典撰。

金州城外作 乃木希典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腥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

十八史略鈔二

廉頗藺相如一

曾先之

和氏璧、楚人卞和
璞玉ヲ荆山ニ得
テ楚王ニ獻ス、
エヲレテ之ヲ治
メレメ、名玉ヲ
得タリ、因テ名
ヲ命ジテ和氏ノ
璧トイ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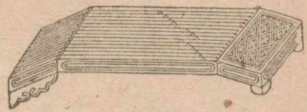
藺相如來璧圖

趙惠文王嘗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藺相如願奉璧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既至。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給取璧。怒髮指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相如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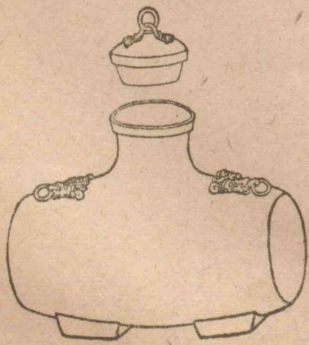
滎池、韓地、今河南河洛道滎池縣ノ西北

缶、樽ヲ盛ル瓦器

以頸血。破大王。秦王ヲ殺レテ、己モ亦死スル意



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秦王許之。相如度秦王終不
如約。遣從者懷璧。聞行先歸。身待命於
秦。秦昭王賢而歸之。秦王約趙王會滎
池。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
王鼓之。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
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澣
大王。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
靡。秦王爲一擊缶。秦終不能有
加於趙。趙亦盛爲之備。秦不敢



缶

舍人、親近左右、通稱

刎頸之交、死生ヲ同シ、頸ヲ刎テラズルモ悔イザル交

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居我上。吾羞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詣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

三一 廉頗、藺相如二

上黨、今ノ山西冀寧道ノ南部ノ地、長平、趙邑、今ノ冀寧道高平縣ノ西北ニ在リ

膠柱鼓瑟、機ニ臨ミ變ニ應ズル能ハザルニ喩フ

惠文王子、孝成王立。秦伐韓，韓上黨降於趙。秦攻趙，廉頗軍長平，堅壁不出。秦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括爲將耳。」王使括代頗。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以爲然。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必破趙軍。」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括至軍，果爲秦將白起所射殺。卒四十萬皆降。坑於長平。孝成

坑、谷ニオトス

遺矢、大小使ヲモ
ラス、老イテ
ヲイフ

王子悼襄王立。思復用廉頗為將。時頗奔在魏。使人視頗。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為楚將無功矣。曰：「我思用趙人尋卒。」

秦遂不復親視趙矣。非復一蹶之可庶幾矣。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蘇軾)

安并衡、日向ノ人
息軒ト號ス、幕
府ノ儒官タリ

三三 題蘭相如奉壁圖 (練習) 安 并 衡

悻悻、恚恨ノ貌

眇然小丈夫耳。力不足以維難。貌不足以加人。而浩氣所發。滿堂嚮伏。以秦王之暴。不能少折其節。終完壁以還。甚矣氣之能伸萬物之上也。然氣生於志。志奮於義。義苟失矣。匹夫猶且侮之。安能逞於虎狼之秦哉。相如唯知此義。故他日屈於廉頗。如四體無骨。亦能使頗肉袒謝罪。而趙國賴以安。世之悻悻者。獨快其折秦。而不知其所以能折之。則別有在焉。抑末矣。

三三 蘭相如論 村 上 珍 休

立非常之大節者。必義理曲直瞭然于胸中。而後能排大難。成大功。非局促利害者所能及矣。蘭相如以一介使臣。不屈強秦之威。完趙壁而歸。可謂

村上珍休、相模小
田原ノ人、函峰
ト號ス

脅息、脅ハ斂ナリ
恐懼甚ダシクシ
テ氣息ヲ收ムル
ヲイフ

能立非常之大節者。而世徒以勇稱之。謬矣。夫秦乘戰勝之勢。逞虎狼之威。六國之君。皆駭汗脅息。今日割地求盟。明日納質乞和。尚恐不得秦之歡心。相如奉璧。從容入秦。奮勇叱咤。不少顧慮。是豈不明于義理。曲直而能如此哉。蓋秦之意不在璧。而在窺趙之強弱。趙強矣。失璧何損。趙弱矣。得璧何益。且夫強弱勢也。曲直理也。理之所存。則勢屈之。勢之所在。則理勝之。秦以城求璧。而吾拒之。則曲在吾。吾予璧。而彼不予城。則曲在彼。彼所恃者勢也。吾所恃者理也。吾何畏彼乎。相如胸中有此

三晉、趙魏韓ヲ
イフ
範視、蔑視ナリ

成見。故能入虎狼之秦。若行無人之地。使秦王知趙之不可輕。理之不可奪。相如此舉。作三晉頽墮委靡之氣。乃能數敗秦兵。而秦遂不復藐視趙矣。然則一璧之得失。不唯為趙之盛衰。其所關六國之存亡者大矣。豈徒勇云乎哉。

豈能如此哉。何畏彼乎。豈徒勇云乎哉。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孟子)

靖郭君、田嬰ノ稱號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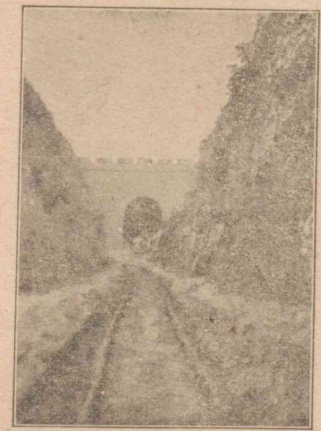
三四 孟嘗君好客

曾先之

靖郭君田嬰者、齊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有子曰文。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為孟嘗君。秦昭王聞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因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為言得釋。即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方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

函谷關、今河南河洛道靈寶縣二在リ
傳、傳車ナリ

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孟嘗君相齊。或毀之於王。乃出奔。襄王既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王畏之、與連和。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



置傳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缺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缺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缺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時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貧者多不能與息。孟嘗君進驢、請責之。驢往不能與者、取其券、燒

傳舍、下等ノ客ノ宿舎
缺、音ケフ、劍ノツカ
幸舎、中等ノ客ノ宿舎
代舎、上等ノ客ノ宿舎
出錢、錢ヲ民ニ貸シテ利息ヲ收ムルナリ

之。孟嘗君怒。驩曰。令薛民親君。孟嘗君竟為薛公。終於薛。同時魏有信陵君。趙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皆好客。食客各三千人。名重於諸侯。

舞鳴。相盜。食頃。食客。納質。出錢。歸來乎。食無魚。歸去來兮。田園將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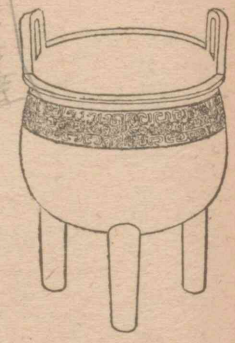
三五 毛遂自薦

曾 先 之

秦攻趙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擇門下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

邯鄲、趙ノ都、今ノ河北大名道鄆縣平原君、名ハ勝、趙ノ惠文王ノ弟

懸隔、意足ニテトント登ルコト



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

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汝何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之手。夫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擧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



盤

白起、秦ノ將、戰ヲ善クス鄢、今ノ湖北襄陽道宜城縣郢、楚ノ都城夷陵、楚ノ先王ノ陵名、今ノ荆南道宜昌縣ニ在リ王之先人、楚ノ若烈王ノ父、頃襄王ヲイフ

碌碌、小石ノ貌、凡庸ノ人ニ喻フ

九鼎大呂、九鼎ハ禹王鑄ル所ノ鼎大呂ハ周廟ノ大鐘、並ニ國ノ寶器ナリ

鄒、魏ノ都ナリ魯仲連、齊人ナリ時ニ趙ニ遊ブ

合從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誠如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人成事者也。趙重於九鼎大呂。以遂為上客。

秦攻趙、魏王使晉鄙救之。秦昭王欲移兵先擊救者。王恐止晉鄙兵、壁于鄴。又使新垣衍說趙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行。曰、彼秦者、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行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

(曾先之)

政、秦王ノ名



荆軻刺秦王圖

三六 燕丹圖秦 曾先之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不禮焉。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丹聞衛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請之。奉養無不至。欲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碎、音サイ、刃ヲ
燒キ堅ム

如、縫、血ノ出アル
コト、僅ニ絲筋
ハカリニシテス
グニ死ス
易水、今ノ河北ニ
在リ

買、劍、鞘ヲ後方ニ
押シヤツテ、拔
キ易カラシム
擲、擲ニ同シ
體解、手足身首ヲ
分ツ

袖、右手搯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恥雪矣。於
期慨然自刎。丹奔往伏哭。乃以函盛其首。又嘗求
天下之利匕首、以藥焯之、以試人。血如縷、立死。乃
裝遣軻、行至易水、訣別。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予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
至咸陽。秦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
見。把王袖搯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軻逐之。王環
柱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
手搏之。且曰、王負刀。遂拔劍斷其左股。軻引匕首
擲王、不中。遂體解以徇。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燕

王喜斬丹、以獻。後三年、秦兵虜喜、遂滅燕、為郡。

三七 易水送別

駱賓王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
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三八 句法

興一利、不如除一害。 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能言者未必能行。 弟子不必不如師。
未嘗不掩卷而歎也。 事師猶事父、不敢不盡心。

駱賓王、唐初ノ詩
人
髮衝冠、起ル貌

三九 練心膽論

中村和

廟堂之用、大臣トナルコト
丹砂、仙藥

士不可不以不練心膽。練心則智慮出焉，練膽則勇決生焉。可以充廟堂之用，可以應軍國之務。心膽豈可不練哉。然此二者深藏於身腹中，非如丹砂、絲布之可以入手練也。然則練之如何。曰：練丹砂以鼎火，練絲布以水灰，而練心膽以文武之道。文學熟而武藝精，是乃心膽之所練也。何以言之。有二二人於此，同學文武之道。其一人則篤志刻意，磨以歲月，智識朗發，而弓馬劍槍亦皆究其堂奧，筋骨硬堅，能堪寒暑，投之於機務繁劇之地而不迷，置之於干戈倥偬之間而不懼。此豈非學熟藝精，心膽練焉者乎。其一人則雖學之，而心常在於鴻鵠矣。智識闇昧，骨力柔軟，使之治事，錯亂無條，使之當敵，顧望不前。此豈非學與藝未精熟，故心膽不練焉者乎。均是人也，而其智愚勇怯，相判如此者，無他，在其練心膽與否而已。甚矣心膽之不可不練，而文武之道不可不精熟也。吾嘗見獵師與蚤丁、殪鳥獸，捕鱗介，一則走乎千尺之山，一則投乎萬尋之淵，皆視巉巖洪波如坦途平地，而毫不畏避者，何也。以平素習練其術，有所自恃，故爾。賤

倥偬、音コウソウ
暇ナキコト
心在於鴻鵠、他ノコトヲ考フル意
孟子告子上篇ニ出

賤

康、俞、成雖光、俞
大歐、並二明ノ
名將

一丁字、一介字二
目

業猶然。況於文武之道乎。成俞二將。開口則必言。練良有以也。或曰。士人讀書擊劍。如緩急必可用。而臨事沮喪。魂飛魄散。偷生苟活。不以為恥者。有之矣。匹夫目不知一丁字。手未嘗握劍。而能知大義。赴國家之難。復君父之仇。感天地。泣鬼神者。有之矣。由此觀之。人之智愚勇怯。一定於賦性之始。而非學與藝之所能移。則所謂練者。果何說也。余曰。匹夫初未知文武之道。而能曉義。赴難視死。如歸者。未必無其人。然千百中。乃一人而已矣。至如士人讀書擊劍。臨事而沮喪者。此則學文武之道。

徒習、無厭飽強ノ
コト

、イヌヒエ

而未精熟也。是謂之徒習。徒習豈可練心。膽生智勇。以負荷國家之大任乎。今子不問其精熟與否。以文武之道為無益。而欲概去之。可謂自暴矣。孟子不言乎。五穀者種之美者。苟為不熟。則不若稊稗。余於文武之道亦云。子以為何如。或唯唯而退。

廟堂。 倥偬。 沮喪。 徒習。 心常在於鴟鴞。

臨危不懼。當義不愛其身。是君子處變之道。不可不如此。須於此能勇猛果敢而奮發矣。若恐怖苟免。則雖平日有小廉曲謹。不足觀而已。蓋臨大節不可奪。可為君子人也。(具原篤信)

雖、愕二同シ

善口、口辯アルヲ
イフ
己丑、文政十二年

拘攣、ヒキツルコ

四〇 記與小川三平話 鹽谷世弘

余性弱而怯。聞驚雞之聲。亦為噩然而志則不甚卑。常欲為宇宙間可指數之人。獨恐其不能成。嘗以為天人之道在剛健。而患莫甚於弱。然天地父母之所賦。雖勉而不可變也已。深以為憂。小川三平者。豫之西條人也。甚口善辯。談有確據。己丑之秋。予在昌平。疊與三平為鄰舍。嘗為予說。明石有一士人。好射。甚於飲食。而左臂拘攣。不能滿引。就師而學。三月無所進。師曰。止乎。人各有所能。獨弓而已哉。士人退而深憾。決意出妻。獨臥一室。晝則

目不為食、安眠
セザルコト

沈潛剛克、意氣地
ナキモノハ剛ヲ
以テ克ツ書

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
宓陰山人

諸葛武侯、名ハ亮
字ハ孔明、武侯
侯ニ封セラレ
杜工部、名ハ甫、
唐ノ詩人

手弓。夜則以石。曰。荐其肱。目不為食者三年。有過門者。聽弦聲。曰。此名手也。吾受之業。入而問之。則舊弟子也。大驚。以為神。予聞之。而似有深得於心者。退而把聖賢之書。閱之。開口則曰。沈潛剛克。曰。有為者亦如是。曰。人一能之。己百之。雖柔必強。今乃篤信而不疑焉。雖然。斯道之難造。非射之可比。而予質之難變。甚於曲臂。縱令能百倍其力。其成否未可必也。則將何以待之。諸葛武侯不云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杜工部曰。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宓陰山人

癸巳、天保四年

魏、三國時代ノ魏
ナリ

棺事則已。嗟、吾至瞑目之日了之耳。癸巳九月讖。

噩然。確據。蓋棺事則已。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陳 魏董遇、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稻負販、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曰、苦渴無日、遇恆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蒙求)

四一 熟語

澄陽。鹵簿。揣摩。黜陟。覆轡。覆載。他山石。
杜撰。準繩。私淑。布衣。落魄。領袖。登龍門。
直情徑行。奇貨可居。汗牛充棟。

四二 山鹿素行傳

鹽谷 誠

龜山侯、中村氏

會津侯、上杉景勝

山鹿素行陸奧人。名高祐、字子敬、號素行、通稱甚五左衛門。父曰六右衛門高道、仕于龜山侯一政。一政受封豐太閤、慶長中有故而去、流寓于會津。與其老町田左近善。左近分其祿、厚遇之。無幾、會津侯有罪、國除。左近出給仕于幕府、為百人隊長。欲薦高道為騎士、辭而不就。以長子代之。雞髮號。玄庵業醫都下。時素行甫三歲也。素行幼穎悟、好讀書。執贄于羅山林先生、講說小學論語。辭理明暢。驚老成人。年十二、許用見臺。見臺近世講筵用。

綱角、少年ライフ
籍略、兵法ノコト
斜谷、今ノ支那陝
西ニ在リ

延寶・天和、靈元
天皇ノ年號
橘正雪、即チ由井
正雪

以代机案者。總角以是講經。人以為奇才。長從北條氏長學韜略。備極蘊奧。最精築城術。當其得意談兵。整然肅然。如諸葛亮出斜谷。如孫子執桴鼓。指揮三軍。千兵萬馬。交然躍出。如甲越兩雄戰于河中洲。神變鬼化。不可測識也。方延寶・天和際。其名高一世。橘正雪亦以兵學聞。嘗邂逅于一貴紳家。正雪丰儀貴重。頗有威望。長素行十餘歲。固聞其名。禮貌之。素行寒暄外。不交一言。他日謂侯曰。臣視彼容貌。眼光非常。其意難測。公勿近。後果驗。素行天資英邁。達練時態。洽聞強識。無所不通。其

為人謀。如躬當之。蒞事果斷。嫌疑立決。甚為人所倚賴。不獨問道請教。雖機密事。吐露情實。受其裁決。公侯士庶入其門者。殆四千人。而名所在。謗亦隨之。或有疑其包藏禍心。而沮行趾者。始確信宋學。澄神性命。說既有疑。取所著經



解盡焚之。更作一書。非斥程朱。無所忌憚。遂以是禁錮于赤穂。赤穂侯長友聞其賢。親執弟子禮事之。既而以祿千石聘之。在赤穂十年。遇赦而歸。及

程・朱、程子ト朱子ト、宋學ノニ大家ナリ
赤穂侯、淺野氏

不軌、類反ライフ
性命說、宋儒ノ說
ノ所、性命理氣

其辭。祿侯語素行曰。近世諸侯多。以厚祿招致知名之士。夫士不食萬石。則出不足以供事國之用。入不足以奉祖先之祀。寡人微祿。不能養天下之士。以卿之賢。諸侯必有招致者。苟不為萬石。則無肯應其聘也。其被尊崇如此。常以經義與兵法教諭闔藩士人。嘗謂侯曰。臣聞士為知己死。公不以臣之愚。待臣以國士。宜一死報諸臣。萬一緩急。豈無所償哉。侯大喜。後至元祿年間。其子長矩賜死。而國除。遺臣四十七人。果有復讎之舉。識者以為素行教育所致。卒歲六十四。子藤助。名高基。事于

平戶侯、松浦氏

平戶侯其家今尚存。如所著武教本論。小學。武教要錄。聖教要錄。既毀其版。其他數種。多以寫本行世。稱山鹿流。二百年來講兵者。獨推素行。野史氏曰。予嘗讀赤穂義人錄。觀其舉事之際。百折不撓。從容就死。約束堅明。算無遺策。蓋雖其忠義所致。然非由平素講習。烏能若是哉。素行生逢太平。不一得試其技。然觀其語。赤穂侯者。數十年後。不果違其言。可以見其行兵一斑矣。嗟呼。使素行少促其生。出天正慶長際。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外者。吾以為不在。于山本道鬼。竹中重治下矣。

天正、正親町天皇
慶長、後陽成天皇
ノ年號
山本道鬼、通稱助、諱晴行、武
田信玄ニ仕フ

穎悟。翰略。邂逅。丰儀。機密。闕落。
包藏不軌。運籌帷幄。神變鬼化。神出鬼沒。
宋學——程朱學——朱子學——道學。

山鹿高興、素行ノ
初名

中國、豐原中洲

四三 中朝事實自序(譯註) 山鹿高興

恒觀蒼海之無窮者不知其大。常居原野之無畦者不識其廣。是久而狃也。豈唯海野乎。愚生中國文明之土。未知其美。專嗜外朝之經典。嚶嚶慕其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喪志乎。抑好奇乎。將尚異乎。夫中國之水土。卓爾於萬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紘。故神明之洋洋。聖治之赫赫。煥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今歲冬十有一月。編皇統之實事。令兒童誦焉。不忘其本云爾。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四四 烈士喜劍碑 林長齋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赤穂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讎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游衍以滅人口。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游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

林長齋、武藏ノ人
鶴沼ト號ス、甲
府ノ教官ケリ

游衍、遊ビクラ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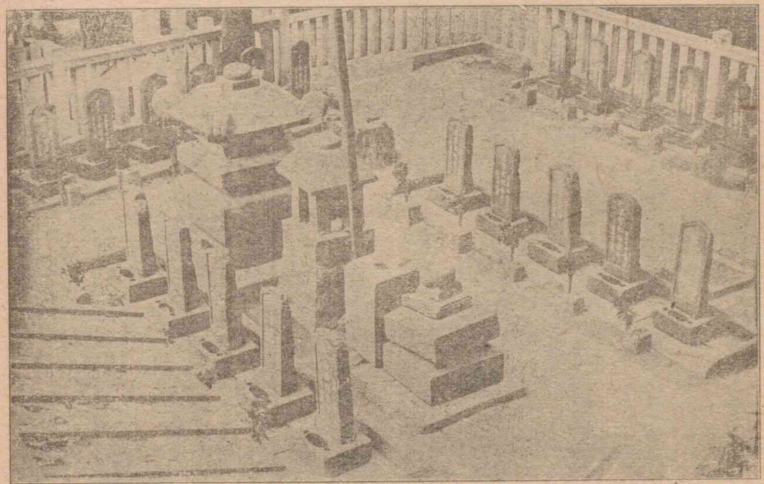
嚙、音レン、肉片ナリ
勇然、平然二同ジ
亞亞、音アクアク
突聲ナリ
于役、御用出張ノ
コト

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覆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為大夫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甜指頭餘瀝。時良雄亞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穂人報讎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

嚙、音サクサク
衰メタタフル貌

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託病歸國。公事了事。來復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命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恥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烈士事。嚙嚙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

往海、シラセン、
歲月ノナガビク
コト
鉄、十年ヲ一鉄ト
イフ



四十七義士墓

一石于泉岳寺、略記事蹟、以示後人。乃齋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

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爲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物論囂囂。魚膾數鱗。餘瀝。于役。荏苒。

四五 泉岳寺 阪井華

山嶽可崩、海可翻。不消四十七臣魂。

墳前滿地草苔濕。盡是行人流涕痕。

四六 日本刀 大馬圭介

鍛冶研磨幾百回。霜鋒三尺玉無埃。

不疑日本刀銳利。曾試盤根錯節來。

阪井華、廣島藩ノ
儒者、虎山ト號ス

大馬圭介、モトノ
幕臣、後清國全
權公使トナル

文政、仁孝天皇ノ
年號
我公、藤堂高兄
上野城、伊賀ニ在
リ
子夜、今ノ夜半十
二時

四七 陪游笠置山記一 齋藤正謙

文政十年九月、我公撫封、移鎮上野城。因巡上笠置山。修故事也。山屬城州。後醍醐天皇蒙塵處。今係我藩封域。在上野城西五里。十五日子夜、駕出城門。雙戟啓行。沿路燃炬如晝。臣謙承乏侍讀。得載筆從。比明、老幼夾途觀。欣欣然。十六日食時、達笠置。邑屋稠密。夾木津川。入館傳餐而出。公更獵服。布鞞芒鞋。步行。群下均服從之。山在南岸。臨水曲折如屏。渡川就之。繞從西北隅。盤迴而上。山高十町而已。太平記爲十八町者誤。入憩福壽院。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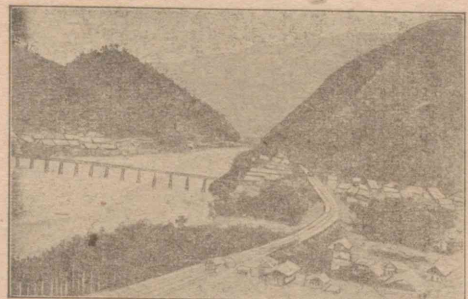
福壽院、舊笠置寺ノ一部ナリ

陣、ヒメガキ、城上ノ女牆ナリ

建久、後鳥羽天皇ノ年號
護法祠、笠置山上ニ在ル祠堂

行謙屬圖書局齋太平記。乃取之。爲公讀。笠置條曰。參河人足助二郎重範守城門。以勁弓長箭射。殪賊將二人。此爲嚮所過。阪上雙石對峙。處今仍稱爲第一城門。是也。曰。及賊逼陣。寧樂般若寺僧兵累以巨石投賊。賊人馬壘粉。因自敗潰。積屍填谷。此亦在城門外。其傍今呼爲地獄谷。可以相證。至賊將陶山藤三小見山二郎。聞道襲行在。曰。此爲山之東北也。公乃從左右出院。門側有懸鐘。形甚古雅。係建久年製。有銘文數十字。字皆道勁。過護法祠。左折。有一大石。頽然橫崖上。曰。藥師石。其

西有彌勒石。皆高十丈許。闊稱之。其右高及其半者。為文珠石。舊各鑄佛像。罹災滅。彌勒獨存。頭上圓光。文珠漫剝。僅存痕跡。右折過佛殿下。而此有胎藏。金剛二石。皆高四丈許。曲折相連。其下開裂丈餘。飲然成窟。窺之深黑。其右隨金剛東面者。鑄虛空藏石。高闊略等。二石佛身專之。鑿刻分明。尤為奇偉。此皆僧侶黠者所設。當時不能護王法。伏賊魔。真不靈頑物耳。



山置空

四八 陪游笠置山記二

又北數十步。得石門。門石長六丈餘。兩傍盤石疊起。承之。其下空闊。可數人並行。左傍一小洞。入數十步。得一竇。纔出。如兒離母體。呼曰胎內竇。此間怪巖爭立。古木翳鬱。使人凜然。纔出石門。豁然山水可瞰。過大鼓石。叩之。鑿鑿鳴。其下曰觀音谷。竇為賊所涉。聞路。謙為公指東北一村。曰此為飛鳥路村。係柳生氏之封。當時其民實導賊將。經此襲陷行營。本邑之民醜之。至今五百餘年。不通婚嫁。言及之。唾罵。臣嘗質之。土人且問曰。今尚然耶。其

柳生氏、大和國柳生ノ領主

祐信公、藤堂高嶽

人瞋目扼腕曰、萬劫如是爾。臣以此知民心之好義出於天性也。昔者先君祐信公來觀嘉之、稱為義鄉、親製古風一篇。為公誦之。公竦聽者久之。又



行宮遺址

西數百步、有不動巖。巖半垂在崖下。而平等巖在其背。公欲往觀之。侍臣止之。遣數人攀巖肩、匍匐而行。峻險難措足。號為蟻徑。過徑即平等巖。巖坦平、廣袤數丈、下臨絕壑。巖上有一圓石、高及人領。可重數千斤。以手撼之、則兀兀動搖而終不

高山公、藤堂高嶽

三鼓、三更二同
津阪孝綽、東陽ト
號ス、津藩ノ督
學ケリ、文政七
年卒ス、年六十
九

可轉也。號為搖巖。遂從登行在舊址。為中峰最高處。帝之夢楠公、楠公之上。謁陳策、蓋皆在此。今唯見老樹鬱蔥、榛莽蕪穢。耳為之慨然。穿林而西、得坪。吏預設幄亭、休歇焉。崖上有一石、呼為吹螺巖。道、官軍鳴海螺處。下山來時所駕樓船在焉。藩祖高山公從伐大阪時所用。沂上流數町、遶山麓。怪巖錯出、老木紅黃相間。命土民習舟者撒網、獲鯉數十尾。獻焉。日下春還館、命烹鯉設宴。歸入城門。夜正三鼓。此山在封域中、尤為名勝。故督學臣津阪孝綽、既有記詳之。此行所遇、既殊、不可不取重

孟子梁惠王下篇二
云ク一游一豫
爲諸侯度一ト、
豫ハ悅樂ナリ

錄以備參考。謹按太平記、當時官軍護行在者三千餘人、皆伊賀伊勢之兵也。今我公撫二伊而有之。今日所從士數百人、其中必多義軍之裔。且行在之受圍、在元弘元年九月。此行正值其時。追撫往事、感念殊深。夫爲人臣子者、常則勤恪、變則仗義、授命無古今之異。謙職忝風教、從游豫、飽飲食、而徒然無述焉。臣所懼也。因謹記如此。

承乏侍讀 仗義授命 不能護王法伏賊魔

所謂日本膽何也。曰仁、曰義、曰忠、曰孝。夫仁義忠孝人之固有、而列聖之所以時以維持世道人心於千萬年善磨之、則其光芒威靈、足寒姦賊之心、而禦腥膻之侮矣。(飯田文平)

十八史略鈔三

四九 趙普論語

普 亮 之

趙普爲人、死殺果斷、以天下爲己任、爲太祖所倚信、專與謀議。太祖問普曰、吾欲息天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太祖從之。普嘗欲除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太祖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太祖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固

節鎮、節度使、唐
亡レ後、梁・
唐・晉・漢・周
相繼イテ起リ、
僅ニ五十三年ニ
レテ十三君ヲ更
テ、任命ス

可、裁可ス

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下私喜怒專之。太祖不聽。起普隨之。太祖入宮。普立宮門不去。太祖遂可之。普初以吏道聞。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五〇 胡銓封事

曾 亮 之

紹興八年。高宗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趙鼎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

建康、今之南京
臨安、南宋之都
今之浙江杭州
秦檜、和之主トレ
趙鼎、和之主トレ
紹興、高宗ノ年號

正朔、曆ヲイフ、
遣檜、靖康ノ變ニ
秦檜拘執セラレ
聞、反問
齊王、金人劉豫ヲ
立テテ齊王トナ
レレモ、後之ヲ
廢セリ

左社、夷狄ノ風俗

檜然、怒ル貌
犬豕、夷狄ヲイフ

平、昔ヲ平頭ニツ
ケテ題ス

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宋使多拘囚。金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閒。至齊王劉豫廢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古來。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尺童子。無不知指犬豕而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此使以招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

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慕街、狄夷ノ居留
地ヲイフ
蹈東海、魯仲連
ノ言ヲ用フ

金主亮、金ノ廢帝
名ハ亮

車書混同、一統ノ
世ニハ、車ハ軌
ヲ同ジウレ、書
ハ文ヲ同ジウス
江南、南宋ヲイフ
西湖、杭州城外ニ
在リ
陸游、南宋ノ詩人
放翁ト號ス

之、冀街、然後羈其使、責無禮、與問罪之師、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
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貶竄。

五一 題西湖圖

金主亮

萬里車書合混同。

江南那有別提封。

五二 示兒

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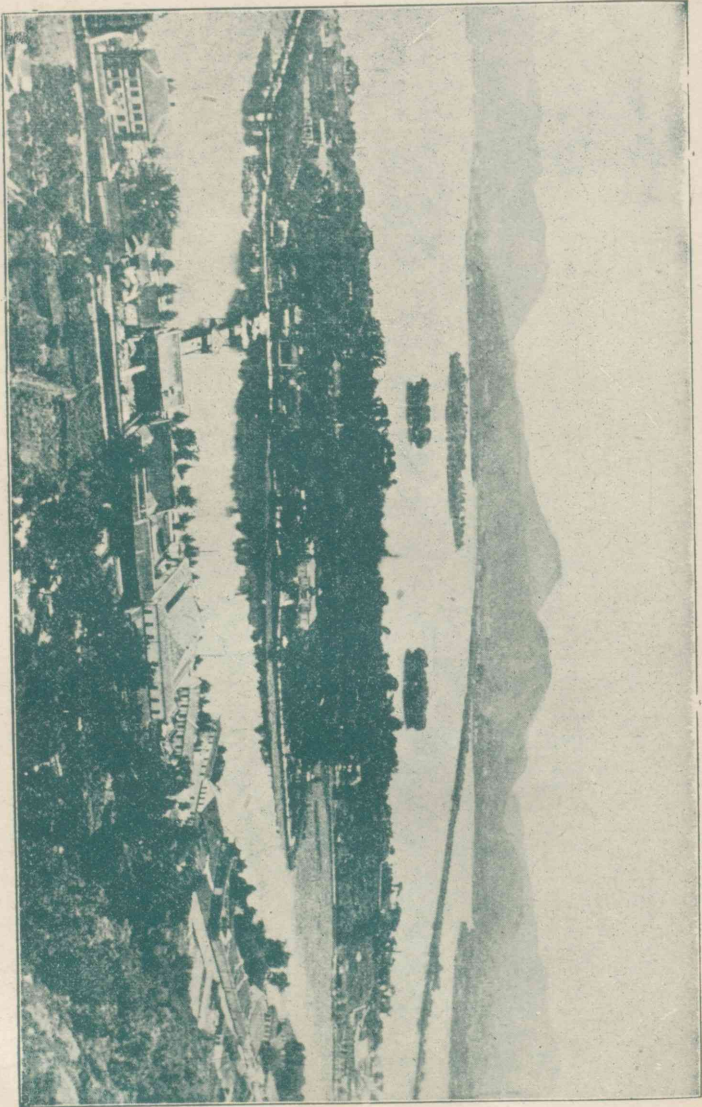
游

死去元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恢復中原日。

家祭勿忘告乃翁。



湖 圖

五三 岳飛精忠

曾

先

之

順昌府、安徽二屬

ス

郟城・朱仙鎮、今河南二屬ス

十二金字牌、一日二十二回ノ勅使ヲ受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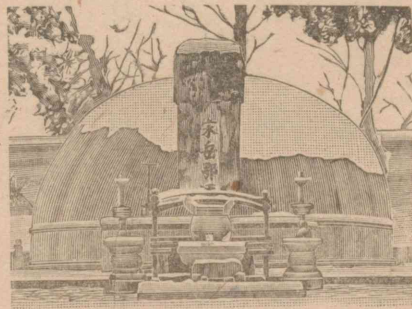
體、捕フ

皇天后土、天神地祇

スミ

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府。秦檜急啓帝召錡還。岳飛敗金師於郟城。幾擒兀朮。飛至朱仙鎮。方指日渡河。中原大震。檜又啓帝召飛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慨泣下。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引兵還。兀朮還汴。以謀再舉。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此圖。必殺飛。乃可。檜必欲殺飛。遂矯詔逮赴獄。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檜命其黨鞫之。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

皇太后、高宗ノ生
母
祥宮、天子ノ棺



岳飛墳(杭州)

入膚理。終無罪狀可驗。槍乃矯殺飛父子矣。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復中原，滅讎虜為念。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至是和議遂諧，金歸韋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畫淮中流為界。于時，金國屢有內

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且北有蒙兀，自號大蒙，稱帝，連歲用兵，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士扼腕歎息。兀朮且死，曰：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復中原——滅讎虜。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事親孝——立志慷慨。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五四 文天祥勤王一 曾 先 之

孝恭皇帝名焘，度宗次子也。先是，蒙古強大，滅金，國號元。帝即位之初，元丞相伯顏大會兵于襄樊，

襄樊、今ノ湖北
樊陽縣ト、シノ
對岸ノ樊城ト

鄂州、今、武昌

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縣
州、名、今、江西二屬

水陸並進，攻沙市新城，遂下鄂州。帝詔天下勤王。德祐元年，元大軍渡江，順流東下，沿江州縣望風降附。京師戒嚴。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勤王。天祥吉州廬陵人也。年二十，魁進士第。初，勤王詔至，天祥捧之，涕泣慨然，發郡中豪傑入衛。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闕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力以身殉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聞者為感動。張世傑亦以兵入

大都、今、北京

鎮江、今、江蘇二屬
端宗皇帝、名、昀
孝恭帝、凡十有
福州、今、福建之
省城

潮州、廣州、今、廣東二屬
寧都、興國縣、今、江西二屬

衛。二年正月，元兵駐高亭山，去都城三十里。天祥出使軍前，辭氣慷慨，高論不屈。伯顏留之。既臨安陷，帝出降。伯顏遣宰執先赴大都。天祥亦登舟北行，至鎮江，得聞逸去。端宗即位于福州，封弟廣王昀為衛王。陳宜中為左丞相，張世傑為少保。天祥至，除右丞相，不肯拜。景炎元年十一月，元兵侵福州。宜中、世傑奉帝及衛王、楊太后等航海，由潮州至廣州。二年六月，天祥敗元人于零都，遂次于興國縣。七月，使張日中、趙時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于興

永豐、今ノ江西ニ
屬ス

衡州・南嶺、今ノ
廣東ニ屬ス

國。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恒窮追天祥。天祥至方石嶺，恒及之。張日中奮戰，元兵少卻。恒麾鐵騎橫擊之，日中身被十餘創，猶手刃十餘騎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

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澆、鄒淵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嶺。幕僚客



文天祥

一旅、五百人
田方十里

秀山、虎頭山、廣
東灣内ニ在リ
占城、安南ノ南
ノ地
升澳、升ハ井ニ作
ルベシ、升澳、謝
女峽・碓州、皆
東京ニ屬ス

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洙頰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道。

三五 文天祥勤王二

既而廣州陷，張世傑奉帝舟走秀山。陳宜中之占城求兵，遂不復還。十二月，帝舟再遷于升澳。又遷于謝女峽。三年，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帝舟遷于碓州。四月，帝崩。年纔十一。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

許會、命、廢事畢
 得通二屬八
 潮陽、命、廢事畢
 得通二屬八
 五坡嶺、命、廢事畢
 潮陽、命、廢事畢
 潮陽、命、廢事畢
 實、起、
 潮子、附子、兵名
 章、十、
 章、十、

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是為帝昺。年八歲矣。適有黃龍見海中，遂改元。祥興以秀夫為左丞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厓山。文天祥屯潮陽。鄭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兵。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範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鄭淵自剄。劉子

朝大臣十

俊自詭為天祥翼，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容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舟中以自從。

古今忠臣義士素定之規，臨絕之音，見乎衰頹危亂之時，而表于青史遺編之中者，昭昭矣。每捧誦而覆玩之，其精確惻怛之心，光明俊偉之氣，使人如際乎當時，接其風采，而感慨歎息，歆慕奮發，有不能自己者。其亦可尚哉。（淺見安正）

五六 厓山之戰

曾先之

韓其ノ姓ナリ

汗、フセマモル
過、丁洋、詩ニ云
「辛苦遺途
起、一經、千戈落
落、四周星、山河
破碎水漲、黎身
世、沈沈風打、碎
皇、恩、難、頭、說、直
應、受、丁、洋、裏、嘆
聲、丁、人、生、自、古
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
汗、青、亦、稱、ナリ

祥興二年正月、張弘範兵至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打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欲何為？」士民亦無叛

敵、敵ニ降ル

者。李恒自廣州以師會攻。弘範命恒守厓山北面。二月、弘範四分其軍來攻。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適。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午潮上。元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師犯其前。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

實天子ノ印璽

一塊肉 帝齒ヲ指

離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走出。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焉。帝崩。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已而世傑復遷厓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焚香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

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宋亡。

五七 文天祥不屈

曾先之

厓山既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送于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天祥至燕。不屈繫獄。勵操愈堅。天祥在燕。凡三

元主、世祖、諱ハ
忽必烈

年元主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

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

果釋、召入諭之曰、汝何願

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

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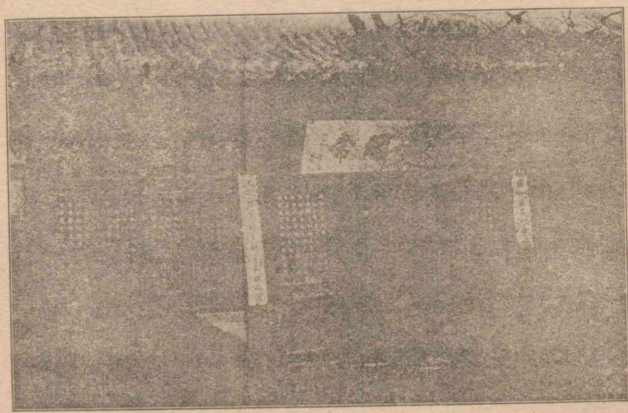
死足矣、遂詔殺之於都城

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

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

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



順祥天文

柴市、街ノ名

孔曰、論語ニ云ク、
「子曰、志士仁
人、有殺身以
成仁」ト

孟曰、孟子ニ云ク、
「生亦我所欲
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
取義者也」ト

建寧、今ノ福建ニ
屬ス

魏參政、福建參知
政事魏天祐

龔勝、王莽ノ漢ヲ
篡フヤ、龔勝出
ア仕ヘズ、乃チ
歐エテ死ス

南八、張遼ノ部將
南宮雲、八八ハ
雲ノ意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五八 初到建寧賦詩 謝枋得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

子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

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

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東方首仁之民、首
ハ始、首仁ハ始
ヨリ仁ナルナ
リ、日本國民ヲ
イフ

鹽谷修卿、名ハ時
敏、字ハ修卿、
青山ト號ス
島田敬甫、名ハ重
禮、字ハ敬甫、
重村ト號ス
王父、祖父

漢文者倫理綱常之所原、誠不可以一日廢矣。何謂倫
理綱常之所原。夫東方首仁之民、其性和粹、其俗淳厚、忠信之
行、廉讓之風、不待教化而然。仁德天皇受論語於王仁、孝謙天
皇詔天下家藏孝經。以是鞏國本、固國基。君嚴於上、臣恭於下、
尊卑秩然、不敢紊亂。所以二千年來一姓相承、宇內萬國無能
倫比。(鹽谷時敏)

五九 鹽谷士健加冠祝辭呈 野 恒

明治二十五年十一月、鹽谷修卿長子温、年十五
歲矣。修卿招親戚朋友、爲行冠禮。字曰士健。島田
敬甫爲賓。恒亦以其王父門生與焉。冠禮所以責
成人之道也。自斬髮之制行、冠禮遂廢。修卿斟酌

巾角、音クワンカ
ク、幼年ノコト
執所役、學僕ノ
コト

既已、既二同

行之、以明古義焉。顧恒之在宥陰先生之門也、修
卿方巾角。先生暇則引坐側、整容端坐、親授句讀、
或時使恒代授。恒時執所役、意切於惜陰。一日、待
修卿諷誦稍上口、披帙偷看。先生乍見、厲聲曰、己

温良恭儉讓

則不專焉。望英次
之專精也。英次修
卿少字也。及修卿

成童、又會親賓行冠禮。其嚴於督課、深於期望、皆
此類也。是以修卿才學日進、今則名聲藉藉於士
林矣。夫先生於修卿、既已如此、則修卿於士健、亦

奕世、代代
三世、羅山、鶴峰、
鳳岡
述齋、岩村、城主松
平樂、繼ノ次子
管三、三品管原文
時
江帥、大江匡房、
大家繼帥トナル

必如先生。是士健親受訓於先生也。然則士健他日所成就亦可知已。古今儒門之傳業至十餘世若數十世而不絕者。前有管江。後有林藤。管氏江氏碩學聞人。奕世相繼。是勿論已。林氏則三世以外。名望頹衰。述齋自岩村入嗣。再振其業。然非羅山之胤也。至伊藤氏亦然。豈其子孫之才不如父祖耶。抑亦勤苦之功未至也。今鹽氏自宕陰先生以儒起家。箕山先生以第承之。以及修卿。既三世矣。士健其克繼述先業。使人翕然稱曰。鹽氏之管三。江帥豈不偉哉。修卿請祝辭。恒以敬甫辭。則曰。

左右、カレコレ、
常ニ習フ意
申、カサヌル

「戒勉之言不厭多。使兒左右則做不亦可乎。」乃敘先師所以待修卿併述儒門世業之不易申之以辭。(辭略)

王父。斟酌。巾角。籍籍。奕世。翕然。繼述。

當天保弘化間。承平日久。文恬武熙。士風媮惰。政教荒弛。而西洋諸國之勢威將漸及亞細亞。故士之抱遠識者。往往以海防為慮。流涕太息。溢于言論。然猶未有折衷東西學。能自成一家言。以應當世之務者也。先生自少潛心經史。及長。廣就師友。磨礪智識。又講究兵法。演治火技。名蔚然起。世咸推為通儒。期以大用。而先生則飲然未以為足也。三十餘歲始攻蘭學。四十而能成一家言。慨然以天下自任。非豪傑之士。而能若是乎。(中村正直 象山詩鈔序)

火技、鐵砲ノコト
飲然、缺ッル所ア
ル貌

六〇 吉田松陰一

岡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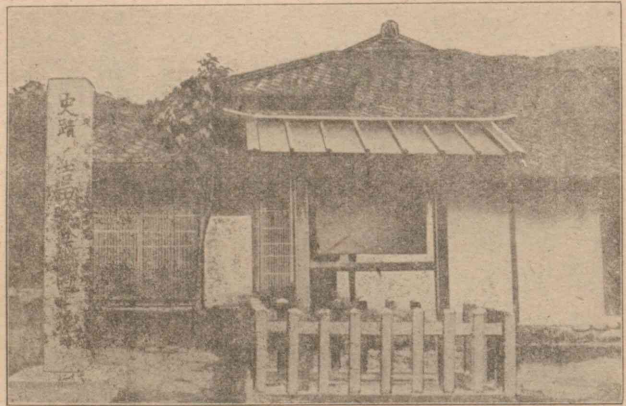
仞

七書、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三略、寺衛公問對、六經、書經、詩經、易經、春秋、禮記、樂經

阿波州、伊勢守正弘、備後福山ノ城主、九里濱、神奈川縣浦賀町ノ附近、幕府此ノ地ニ於テ米國大統領ノ國書ヲ受取レリ

吉田松陰、長州藩士。英邁不羣、少講韜略。藩主聽其講、孫、吳、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游學。江戶用心時事，米艦入浦賀，草私言急務，時勢條議，接夷私議三篇，曰：『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無以張國威。』是時佐久間象山修洋學，講砲術，以慷慨論時事，為一時所宗。上書阿波勢州，論開航海學為急務。不報，憤曰：『九里濱之事，何異城下之盟。』松陰往見，痛論時事，頗會其心。會俄艦入長崎，奮曰：『知彼知己，兵家第一義。我邦禁外交，離陸咫尺，茫不辨東

西，幾何不長被侮慢乎。余將私請俄人乘艦偵海



松 下 村 塾 圖

外各國。象山亦深以用閒為急。大嘉其志，贈詩勗之。比至長崎，俄艦已去。途經熊本，訪宮部鼎藏，與論時勢，慨然共東。會米艦入內海，以用兵要我，幕吏恐怖，築館橫濱，見彼理。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攬袂曰：『刺乎。』

鼎藏掉頭曰：『無益。』於是意以為私見米人，懇請附

用閒、敵狀ヲ偵察スルコト
島、激勵ス

憤懣、腹立ナラモ
ダユル

路阻、途遠ニ同

欲渡、喜ビテラヤム

乘_レ以_レ達_ニ素志_一。夜會_ニ同友_一。語_ニ志_一。衆拊_ニ髀_一。贊_ニ之_一。鼎藏
 沈吟_ニ久_一之曰_レ。徒危_ニ身耳_一。松陰奮曰_レ。成否_ニ天也_一。豈可_レ
 坐失_ニ機會_一乎。揮袂_ニ而起_一。金子重輔_ニ微者_一也。從_ニ松陰_一
 受_ニ學_一。慷慨_ニ請從_一。乃赴_ニ下田_一。夜棹_ニ小舟_一。近_ニ米艦_一。海波
 洶湧_ニ不達_一而返。越_ニ一日_一。途見_ニ米人_一。投_ニ書_一。陳_ニ情_一曰_レ。僕
 輩聞_ニ歐米文明_一。欲游_ニ海外_一。然海禁_ニ甚嚴_一。是以_ニ路阻_一
 有年_ニ矣。今見_ニ貴國軍艦_一。游意_ニ勃發_一。不遑_ニ復顧_一國禁_一
 也。夫跛者_ニ羨步者_一。步者_ニ羨騎者_一。人情_ニ之自然_一。僕輩
 局束_ニ一隅_一。比_ニ諸君駕長風_一。凌_ニ巨濤_一。豪游_ニ五洲_一者。跛
 者耳。步者耳。其所欲_ニ羨果何如哉_一。願_ニ憫察_一鄙衷_一。令
 遂_ニ其志_一。百般_ニ使役_一。惟命_ニ是從_一。時嘉永七年三月二
 十七日也。

六一 吉田松陰二

是夜_ニ松陰駕漁船_一。近_ニ米艦_一。艦卒照_ニ燈_一。誰何_ニ。松陰上_一
 艦_一。呈_ニ書_一。陳_ニ情_一。艦將不_レ解。指示_ニ旗艦_一。乃棹_ニ達_一旗艦_一。船
 入_ニ梯下_一。隨_ニ波衝盪_一。艦卒怪訝_ニ。執棍撞_ニ船_一。二人躍_ニ而
 攀_ニ梯上_一。艦中有_ニ解邦語者_一。出_ニ問_一來意_一。且示_ニ畫聞
 所_一。投_ニ書_一曰_レ。督將嘉_ニ二君志_一。唯兩國禁_ニ私交_一。君等盍_レ
 請_ニ官游海外_一。重輔加_ニ手_一。其頸_ニ曰_レ。僕等已犯_ニ國法_一。還
 則斬_ニ戮_一。米人曰_レ。暮夜無_ニ知者_一。松陰請_ニ見解_一。漢文_ニ者_一。

性烈、音クワイガ
アヤレミイアカ
ル

廣廟、政事ヲ執ル所

爲饑、罪人ヲ懲殺スカマ
童甲、音ドウウツワ
幼童ノコト

筆陳情事。不許。驅迫下艦。風暴波高。漁舟已爲激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所在。米人下小舸。送達岸上。松陰仰天大息曰。天也。翌日。至吏首實。會舟人上。二人所遺佩刀行李。官執訊二人。囚一村家。有三米人。過其前。愍然近視。松陰出筆書示曰。英雄之謀事成。則坐廊廟。擁牙戟。與公侯齒。敗則陷縲紲。宛轉鼎鑊。與盜賊伍。古今皆然。僕童甲聞有五洲。欲就諸君果四方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身材。坐臥樊籠之中。欲泣近愚。欲笑類狂。嗟乎。可如何。彼理曰。此豪傑之士也。發使告官吏曰。此人

賈高、逸王孫教ノ臣ニシテ、漢ノ高祖ヲ殺サントシテ成ラズ、殊ニ伏ス
新辱、侮辱ニ同シ

視息、生存スル不知命、論語堯曰篇ノ語

容貌魁梧。志氣不凡。余爲貴國。惜此壯士。莫以犯禁之故罪之。吏檢漁舟所載行李。得象山送別詩。象山固以慷慨論事。爲俗吏所指目。乃并逮象山。下獄詰狀。松陰勵聲曰。吾豈受人旨而謀大事者乎。且此事成。則上供國用。下報藩恩。敗則延首伏戮。賈高所謂成則歸王。敗則獨身坐者。固不受人指導也。吏爲之改容。九月。檻致二人。其藩與僅半。聞交膝起臥。重輔不勝。斬辱憤恚罵詈。且泣曰。余與先生謀此事。飽肉鯨鱈。暴骨原野。固所不辭。唯受辱至此。何顏視息人。聞松陰正色曰。不知命則

反死、獄死

本藩、松代藩

無_レ以_レ爲_レ君子。重輔坐_レ獄、踰_レ歲、瘐_レ死。藩主固_レ重_レ松陰、
錮_レ諸_レ其家、許_レ集_レ第_レ徒_レ講_レ書。象山亦_レ錮_レ本藩。志士下_レ
獄、始_レ于_レ此。

成則歸_レ王、敗則獨_レ身坐。不知_レ命則無_レ以_レ爲_レ君子。

六三 士規七則

吉田 矩方

披_レ繙_レ冊子、嘉言如_レ林、躍_レ躍_レ迫_レ人。顧_レ人_レ不_レ讀、即_レ讀_レ不_レ
行。苟_レ讀_レ而_レ行_レ之、則_レ雖_レ千_レ萬_レ世、不_レ可_レ得_レ盡_レ意、復_レ何_レ言。
雖然、有_レ所_レ知_レ矣、不_レ能_レ不_レ言_レ人_レ之_レ至_レ情_レ也。古人言_レ諸_レ
古、今我言_レ諸_レ今、亦_レ詎_レ傷_レ焉。作_レ士_レ規_レ七_レ則。

五倫、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

吉田松陰筆蹟、
三分出_レ盧_レ兮、諸葛
巴矣夫、一身入
洛兮、賈彪何在哉、
心師_レ賈高_レ兮、而
無_レ素_レ立_レ名_レ、志仰
普連_レ兮、遂_レ乏_レ釋
難_レ才_レ、讀書無_レ功
兮、樸學三十年、
滅賊失_レ計兮、猛氣
甘_レ一_レ回_レ、人_レ體_レ狂
頑_レ兮、鄉黨衆_レ不_レ
容_レ、身許_レ家國_レ兮、
死生吾_レ久_レ齊_レ、至誠
不_レ動_レ兮、自古未_レ
之_レ有_レ、人_レ宜_レ立_レ志
兮、聖賢敢_レ追_レ陪。
曰未_レ五月、吾有_レ關
左_レ之_レ厄_レ、時_レ慕_レ深
重_レ、復_レ歸_レ難_レ期_レ、余
因_レ以_レ水_レ訣_レ、皆_レ諸
友_レ謀_レ使_レ浦_レ無_レ窮_レ、
肯_レ吾_レ像_レ、百_レ自_レ贊

一、凡生爲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
而君臣父子爲最大。故人之所以爲人、忠孝爲

三分出盧兮諸葛巴矣夫一身入洛兮賈彪何在哉
心師賈高兮而無素立名志仰普連兮遂乏釋難才
讀書無功兮樸學三十年滅賊失計兮猛氣甘一回
人體狂頑兮鄉黨衆不容身許家國兮死生吾久齊
至誠不動兮自古未之有
巴未五月吾有關左之厄時慕深重復歸難期余
因以水訣皆諸友謀使浦無窮肯吾像百自贊
大其深誠也
二十一四德士藤宮撰書



本。

一、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

之、顯無窮知、
者、豈特寫吾貌、
而已哉、況吾之自
贊乎、諸友其深藏
之、吾即礙市、此
幅乃有生色也。
二十一回猛士
藤實撰並書

宇内、世界二同ジ
上下四方ヲ宇ト
曰フ

論語ニ云ク、「子夏
曰、小人之過
也、必文」ト
高友、古人ヲ友ト
タルコト

論語ニ云ク、「曾子
曰、士不可不
以弘毅、任

皇而道遠、仁以
爲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
乎」ト
成人、金人ノコト

梅田定明、若狭小
濱ノ塾士、雲漢
ト號ス

一、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
臣民忠君、以繼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
國爲然。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一、士行以質實不欺爲要、以巧詐文過爲恥、光明
正大、皆由是出。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讀書尚友、君
子之事也。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游、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

可拔者、舍是無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爲三端、曰、立志、以爲萬事之源、擇
交、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
於此、亦可以爲成人矣。

訣別

梅田定明

妻卧病床兒泣、飢、挺身直欲當戎夷、今朝死別與生別、
唯有皇天后土知。

獄中作

橋本綱記

二十六年如夢過、顧思平昔感滋多、天祥大節當心折、
土屋猶吟正氣歌。

六三 橋本景岳墓表一 重野安釋

西鄉隆盛少壯在江戶與四方賢豪交遊常曰吾
 於先輩服藤田東湖氏於同儕推橋本左内二子
 之才學器識豈吾輩所企及哉左内者景岳君之
 通稱也君諱綱紀字伯綱越前福井人生穎達好
 學有大志慕岳武穆為人自號景岳年甫十六負
 笈遊浪華學醫於緒方洪庵既歸繼父列藩醫越
 侯議其異材免醫員令遊學江戶君感奮益講經
 世學欲以有所報效會侯釐正藩學擢君幹其事
 先是越藩學者拘泥性理不適實用君乃建議文

岳武穆、岳飛、宋、忠臣ナリ

趙侯、江平度來、參謀ト號ス

遊、音リ、治ナリ

維新、米子學ヲイ

フ、ソノ器識命

深熟ト立トス

儒學、學究スルコ

越籍、橋本スルコ

温恭公、十三代將

軍家定

一橋黃門、德川慶

幕老、幕府ノ老中

武兼修、仕學並長、設洋學一科、講究兵法、物產、算
 術等。又侍讀君侯以倡率諸有司於是宿弊頓革
 一藩翕然向化矣。時安政三年也。明年春侍讀參
 與機務在江戶邸自米使來浦賀國家多事朝旨
 幕議動相牴牾識者憂之當是時大將軍温恭公
 多病無嗣而一橋黃門有英才中外屬望識者以
 謂宜立以為儲貳遂正外國條約等事以協和朝
 幕越侯以幕府親藩德望夙著最主張此說君乃
 翼贊之必欲達侯志內遊說幕老諸司外與水戶
 及薩土諸藩相結百方致力至廢寢食幕議猶豫

紹侯、十四代將軍
家茂

紙翰、音シシキク、
トヒダダス

備、嗣君ナリ

它、他ニ同シ

未決。五年、君入京師、謁青蓮院宮、鷹司近衛三條諸公、納前說、與其家臣有志者周旋、事始成、而溫恭公薨、幕老伊井直弼、擁立紀侯。於是、越侯及尾水、土諸侯、皆獲譴、幕府是歲十月、幕吏捕君、下獄。明年十月、被刑。是時、列藩志士、前後逮捕、其遭訊鞫、務引罪於己、不欲累及其主。君獨抗然曰、此國事、非私事。臣請明言之。建儲以長賢、利國家也。外事乞救裁、重天朝也。吾主實命臣、臣實周旋之。非敢有它志。

六四 橋本景岳墓表二

劉、音カイ、切ナ

弱冠、支那ノ古禮
ニ云ク、二十ヲ
弱ト曰フ、冠ス
ト、我國ニテハ
十五歳ニテ元服
ヲナス

君身丈僅五尺、白皙纖妍、如婦女子。性溫粹謙和、未嘗與人爭。然其臨節幹事、侃侃正言、不少屈撓。必竭其委曲。故人亦感其誠意、皆許心腹。川路聖謨、以老練見稱。語人曰、昨夜晤橋本生、其言論剴到、吾半身殆為截取。吾所聞人多矣、未見如生者。武田耕雲齋與君一見、如舊。歎曰、東湖死後、復有東湖。君齡纔踰弱冠、而為先輩名士之所推服。如此、其才學器識之概、可以想見也已。君居恒曰、吾於宋人、服寇準、韓琦、范仲淹。寇之剛壯、韓之沈澁、范之爽達、皆可師者。吾願品格學韓、氣象學范、處

包荒、ケカレヲ包ム、度量、大ナルコトヲイフ

事學寇。但三賢過於潔己而乏於包荒。此中主以下之所不能堪。其不得竭才力亦坐此耳。故君之處慮謀事慎密寬厚無有偏頗。其論時世曰。隨字內形勢斷然變鎖國之風。器械藝術取於彼。仁義忠孝存於我。以謀富強。其論洋學曰。洋學宜興。善興則其利甚多。不善興則其害不可勝言。嗚呼。君之達見老誠。豈慷慨溢腕取快一時而不知大計者之比乎哉。誠使其生及中興之際。與西鄉隆盛等左提右挈而



本稿

小塚原、東京市荒川區ニ在リ

贊成鴻業則其勳績赫赫貽典型於天下後世。顧果如何耶。而隆盛素推服君。賴其匡益以得全晚節。亦未可知。豈不重可惜哉。初君就刑埋遺骸。江戶小塚原。後移福井。頃者親舊胥議將建碑於小塚原。輯其手記書牘傳狀。詣余乞文。余昔聞君名於隆盛。今閱君手記。有云。重野某。薩文儒也。吾聞之。西鄉雖無一面。其知名已久矣。故不敢以不文辭。君考諱長綱。稱彥也。母某氏。二弟綱維。綱常。皆業醫。君卒時年二十有六。未娶。無子。以綱維承後。綱維亦歿。其子綱方嗣。綱常今為陸軍軍醫監。

君在鄉師事吉田東篁、在江戶遊鹽谷宕陰門、受洋學於杉田成卿。所著有藜園遺艸、啓發錄。藜園其別號。啓發錄年十五時所作、議論老成、已可觀云。明治十一年、天子北巡、至福井、褒君勤勞皇事、召其親族、賜祭案金若干。後七年、始能成此文。距君之斃、非命、已二十有七年矣。

■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

大丈夫。(孟子) 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

那珂通世、明治四十一年段八、年五十八

六五 孔子略傳

那珂通世

孔子、字仲尼、魯人也。生而好禮、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魯周公之後也。周禮盡在焉。士大夫皆爛於禮儀。孔子長於其間、見聞甚熟、夙以知禮聞。爲人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動容周旋、皆中禮。孔子博學而多能、詩書六藝、無所不通。少時貧賤、嘗爲委吏矣。則會計當、嘗爲乘田矣。則牛羊蕃息。比三十歲、避魯亂、適于齊。齊景公欲待以卿、而不果。反于魯、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四方來學者彌衆。後爲魯司寇。定公用之、不終。孔子周遊列國、所至

委吏、委積倉廩ヲツカサドル役人
乘田、牧畜ヲツカサドル役人

魯城、今ノ山東曲阜縣ノ地

不遇。畏于匡，厄于宋，彷徨于鄭，衛窮于陳，蔡之閒，六十八歲而歸魯，修禮正樂，筆削春秋。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卒，時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門人皆心喪三年。魯人徙，從冢而居者，百有餘家。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於冢側。後世因其故堂作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號為聖廟。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崇禮樂，重喪祭，敬鬼神，畏天命，皆師古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謂集古意而構成儒道也。其言平易而極簡核，無浮辭。其說治國，必本之於修身，修身治國，不二其道。故少

言及政術者，論德而不論性，說人道而不說天道。其所常言，孝弟忠信禮義勇智之事，而以仁為眾德之宗，以恕為求仁之方。詩書禮樂，皆為養德之具也。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撰問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書)

六六 論語鈔一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說、悅二同

有子、孔子ノ弟子
名ハ若

爲仁之本與、一説
二爲仁之本與
ト訓又

巧、好
命、甚

曾子、孔子ノ弟子
名ハ參、字ハ子
與
傳不習乎、ハ一説
二傳不習乎

或、或疑

同、同也

子禽、孔子ノ弟子
姓ハ陳、名ハ亢
子貢、姓ハ端木、
名ハ賜

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

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第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矩、禮法ヲイフ

孟武伯、孟懿子ノ子、名ハ龜

憂、ハ一説ニ憂子游、孔子ノ弟子、姓ハ言、名ハ偃

温、尋繹ナリ、一
說ニアラズ、時ニ之ヲ
ナラフ意

罔、昏ナリ
殆、危ナリ

攻、專治ナリ
異端、聖人ノ道ニ
アラスレテ、別
ニ一端ヲナスモ

由、孔子ノ弟子、
姓ハ仲、字ハ子
鬼、入鬼ナリ

林放、魯ノ人
易、治ナリ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八佾第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
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

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告朔、古ハ天子常
二季冬ヲ以テ來
歲十二月ノ曆ヲ
轉儀ニ領ツ、諸
侯受テテ之ヲ祖
廟ニ藏シ、月朔
ニ特牲ヲ以テ廟
ニ告ケ、饋ハ生牲
ナリ
定公、魯ノ君、名
八佾

約、窮困

終食、一飯ノ頃

造次、急遽苟且ノ

顛沛、傾覆流離ノ

際

曾子ノ居

為難、己ノ益スル

志トイヒ、己ヲ

推スルニ

幾、微ナリ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來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

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公冶長第五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是。

難、刻畫ナリ

朽、腐ナリ

念、勝ナリ

子產、鄭ノ大夫、公孫僑

晏平仲、齊ノ大夫名ハ嬰

顔回、孔子ノ弟子字ハ子淵

簞、竹器食、音シ、飯ナリ瓢、瓢ナリ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雍也第六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述而第七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畫、地ニ畫レテ以テ自ラ限ルガ如ク野、野人、器器ナルヲイフ史、文書ヲ蒙リ、多聞ニレテ事ニ習フ、而レテ誠實ハ足ラズ莊莊、物難ツテ遠均ノ貌、莊莊ノ意

憤、心通ゼンコト
ヲ求メテ、未ダ
得ザル意
啓、其ノ意ヲ開ク
ヲイフ
辨、口言ハント歌
シテ、未ダ罷ハ
サル貌
發、其ノ辭ヲ達ス
ルヲイフ
暴、徒釋
馮、徒擲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泰伯第八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曰、戰戰

葉公、楚ノ葉縣ノ
子、沈諸縣、字
ハ子高

怪、性異
力、勇力
亂、悖亂
神、鬼神

啓、開ナリ
戰、闘ナリ
恐、懼ノ貌

兢兢、戒謹ノ貌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孟敬子、魯ノ大夫仲孫氏、名ハ純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暴、粗厲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

節、背ト同

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豆、木豆

六尺之孤、幼少ノ兒トイフ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弘、寬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毅、強忍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罕第九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及也。」

畏、戒心ノコトアルナリ
文、道ノ顯ハルルモノ、禮樂制度ノ謂ナリ
茲、孔子自ライイフ後死者、文王既ニ自ライイフ
仰、之彌高、及アベカラザルナリ
鑽、之彌堅、入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循循、次序アル貌
卓、立テル貌

末、無ナリ

九夷、東方ノ夷九種アリ

箕、土籠ナリ

之、末由也己。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鄉黨第十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新訂漢文精選卷二終

(略名) 弘道鹽谷漢文精

昭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中等學校國語漢文教科書
文部省檢定

昭和十二年六月廿六日 印刷
昭和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發行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訂正再版印刷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訂正再版發行
昭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訂正三版印刷
昭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訂正三版發行



著者 鹽谷 溫

發行者 東京市麴町區飯田町二丁目二十番地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 代表者 山本慶治

印刷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一〇八 共同印刷株式會社 代表者 古川一郎

發行所

東京市麴町區飯田町二丁目二十番地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

日本出版文化協會會員番號一一七、五二二

配給元 東京・神田・淡路町二ノ九 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

Handwritten note: Kanda Kungyo

